

忘记名字的壶蹲



芝罘记忆

安家正

烟台的民俗专家兰玲女士,搜集了若干壶蹲儿,不知叫什么名字,打电话问我,我也作了难。因为这东西已经消亡,在山东东部叫作“暖套”,见于莫言的作品,可在鲁西,称为壶蹲,更形象、更准确,该叫什么好呢?

从外观上看,这是一种草制品,直径一尺,一圈儿草编,

顶盖中间抠了个洞,刚好可放进茶壶。在茶壶和草编之间则塞满了棉絮用来保温,在暖水瓶没有普及的年代里,它几乎是户户必备的生活用品。

它现在连名字都几乎被忘记了,这与烟台独具特色的地域茶文化相关,更是烟台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。

中国是茶叶的国度,进入外国语的中国词实在太多,而茶叶一枝独秀,成为许多愚忠的同音词,例俄语就叫“чай”。

因此,在中国许多地方都有自己地域特色的茶文化。四川的“茶馆”就绝不同于北京的“大碗茶”,巴蜀文化充溢着江湖霸气,“袍哥”老大唯我独尊,一言九鼎,他泡茶馆,就令

茶馆成为仲裁法庭,有关地方大事,他尽管也会在品茶中貌似征询民意,可往往一龙头茶壶未等“续水”,他就一锤定音。那茶馆俨然权力机构,但民主意识甚少,北京的市民结构是轿夫很多,王爷、京官,出行均是八抬大轿,就是出殡抬“罩”的也为数甚多。他们的作息一曝十寒,抬轿时满头大汗,归来时口干舌燥。让他们如林黛玉跟妙玉一般,说一壶为品,二壶为饮,三壶就成了解渴之驴,那只怕解渴的“驴”就太多了。北京的“大碗茶”成为品牌,实在是历史的馈赠。

烟台没有茶馆,茶馆的社会管理功能被商会等行业,已字会等慈善机构所取代。直至1934年才有了地方政府,这里

是“绅商文化”,高度自治。地方头面人物多是商界首领,事情很多,无暇泡茶馆。而且绅商文质彬彬,有关社会公益也崇尚充分协商,协商的地点多在某家的客厅,泡上一杯茶,边啜茗边议事,那壶蹲就大显身手了。

自然,随着暖瓶的普及,它也就销声匿迹了。

近来有人在两会上倡议打造烟台茶文化中心城,这自然是种首创精神,但是进展并不尽如人意。因为茶文化是一种大众文化,不能仅仅依靠茶商,何况茶商也鱼目混珠,有一些连陆羽的《茶经》都不知为何物,又吵吵嚷嚷,不过借“茗”而打品牌而已,应当警惕,别煞了风景。

捉海参的往事

翟在科

我小时候,村头有个篮球场大小的水湾,夏天雨多,水湾最深处约有两米,那里是我们青少年的游泳乐园。我在那里早早地学会了“狗刨式”泳姿,也会踩水,而且也能潜水拿到水底拳头大小的石头。“文革”前夕,毛主席畅游长江,全国掀起了游泳热潮。我那时二十来岁,刚到蓬莱一所中等师范任教。县里成立了“游泳训练班”,我在那个班里又系统地学习了一个多月,游泳水平好像老虎添了翅膀。

六月初,海水还比较凉。此时,海参还没有“夏眠”(海参有夏眠的习性,天热了,海参吐净体内的东西,钻到石头底下或者石洞中歇伏,而且喜欢群居),我与同伴开始下水。我头戴水镜,套上手套,穿上胶鞋,腰间捆着网兜,向海中走去。不戴水镜,不戴手套不穿鞋,水底的海蛎子皮会使你的手脚伤痕累累,鲜血涌流,没法作业。我一个猛子潜到水底,海底世界异常精彩。礁石奇形怪状,褐色的海草千姿百态,随海水来回摆动,小鱼瞪着明亮的眼,一会儿不动,一会儿又结队前行。海参有保护色,与周围的水草礁石颜色协调。但是海参的身后拖着一串长长的排泄物,给人们找到它提供了线索。有的科普书上说,海参能自救,碰到袭击,它会吐出内脏,让猎食者美餐一顿,它逃之夭夭。我见到的海参都没修炼到这种程度,去捉它,它很老实,没有任何反抗能力,只是把身体紧紧浓缩,变得硬硬的、滑滑的,一不小心容易滑落水中。

天热了,海参逐渐躲藏起来。这时候捉海参,就得靠摸。海底也和陆地类似,有平坦些的砂石草地,有崎岖些的沟沟坎坎。平坦的地方,海参是不感兴趣的,摸海参只能找那些沟坎。发现可疑目标,一收腹,两腿朝天,扎个猛子下水,伸出手去摸,如果感到硬硬的、滑滑的,那就是海参了,设法把它抠出来,装进自己的网兜。如果石头不太大,把它掀翻,海水很快就把混浊的泥沙驱散,海参就在石头的凹凹槽槽上一个挤一个地排列着,异常喜人,便抠到网兜里。如果洞小,只容一个海参,一触摸它,它一收缩变粗,想抠出来,下几次水都不能心想事成。后来再碰到这种情况,我就用携带的小铁钩把海参捅破,海参体内的水流出,就疲软了,失去了固着岩石的能力,成了囊中之物。

摸海参,要求水性好,身体棒,耐寒,肺容量大,经验丰富。有的邻居跟我去赶海,下水扑腾一会儿,牙齿打颤,浑身起鸡皮疙瘩,就失去了“战斗力”,只好打道回府;有的尾随着我,我扎猛子下水,他也下水,注意力全看我怎样操作,我手拿海参露出头来,他却空手站在礁石上喘气,他缺少的就是经验。这样每次赶海,我多满载而归,回家倒在脸盆里,少则小半盆,多则大半盆,而其他“战友”常不尽如人意。多次实践,他们便把“高手”的桂冠给我戴上。

海参捕捉回家,要当即用剪刀把海参的肚子剪开,把内脏和沙土放出,然后赶紧在锅里烧水,把海参煮几个开。小的海参加点醋、香菜、姜末一拌,那是下酒的佳肴,常常与同事小酌,或者轮流送给邻居家的孩子。大海参煮好后腌制,加工成干货保存。那些年冬至过后,年年都吃不少海参。

现在已到垂暮之年,怀念起自己的青壮年。当年自己也神情饱满,体健有力,腿脚敏捷。那年岁,那情景,真真值得回味。

征稿启事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,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,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,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,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,稿件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投稿热线:18653588630
投稿邮箱:xingzouyantai@126.com
投稿地址: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:264003

童年卖“火绳”

谭业新

上世纪50年代初期,我家七口人的生活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来维持,生活十分拮据。但父母知道读书识字的重要性,宁肯一年不吃饺子,也要供孩子上学。

父母为了供我们上学而终日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省吃俭用起早贪黑,作为长子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,于是决心用自己的劳动来减轻父母的压力。12岁那年放暑假时,天不亮我就跟随邻居几个大人翻过“四林区”(现在的南山公园),爬上南山山顶,翻过山到山南面的小东岔附近的山上拔“山胡椒”(一种带有艾蒿味的小野草,本地人都叫它“山胡椒”)。

忙碌了一上午,中午休息时,喝着山泉水,吃着自带的玉米面片片,就着自家腌的萝卜头咸菜。看着自己拔的一大堆“山胡椒”,虽然很累,但心里感到很高兴。饭后休息片刻,大家又忙碌起来,一直干到下午3点左右,各自把一天拔的“山胡椒”打成两捆,用自带的扁担挑着回家。一个12岁的孩子翻山越岭来回要走20多里山路,肩上还要挑着40多斤重的担子,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。

回到家中,母亲和姐姐把“山胡椒”编成7厘米宽1.5米左右长的草绳子,然后放在太



阳下晒干。那时一天拔的“山胡椒”大约能编出十五六根草绳子。烟台当地人把这种晒干的草绳子叫做“火绳”。“火绳”用火点燃冒出的烟有一股艾草味,可以驱蚊虫,而且烟味也不呛人,所以当地人习惯夜间点燃“火绳”驱蚊子。当时烟台人大多生活比较清贫,没有几家能挂上蚊帐,当时也没有蚊香等驱蚊产品,夜间能点根“火绳”熏熏蚊子已经很不错了,何况还有很多人家连“火绳”都不舍得买。

因为我天天去拔“山胡

椒”,所以晒干的“火绳”除自家用外,还能剩余很多,我想拿出去卖掉,卖的钱可以买些学习用品。父母同意了我想,我就每隔三五天出去卖一次。父母担心我出远门回不了家,只准我在离家不远的新世界商场(现在的天天渔港附近)周围的几条街卖。

每天我都用扁担挑着二三十根晒干的“火绳”沿街叫卖,记得当时卖的是一毛钱五根,一天下来好了能卖六毛钱。

就这样,我一个暑假共赚了十元零二分,当时买了

一双鞋用去一元钱,因为我脚上的鞋实在是破烂不堪了。剩下的钱算算可供我一年的学习费用了。秋季开学,父母看到我能用自己的劳动成果换来书本等学习用品时非常高兴。

现在烟台人的生活水平比起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不知要好上多少倍,谁也不会为孩子上学而缩衣节食。但是作为孩子是否也应该想想,你们的父母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经济社会里,挣钱是多么的不容易啊!

灭蝗围歼战

权锡铭

1988年,胶东一带旱情肆虐,门楼水库水位急剧下降,在上游留下了万亩河滩。福山区高疃镇前沙坝村的芦苇在库边不断繁衍,到了夏季,已长成万亩芦苇荡。“千天出蚂蚱”,严重的干旱,使蝗虫欢欣鼓舞,乘机繁育。

夏天的一个上午,我刚上班,时任刘区长就急匆匆地招呼我:“权秘书,快跟我走,高疃镇来电话,前沙坝村发现了很多蝗虫。”

我大姐一家就在那里,所以对那里我十分熟悉。我们没去高疃镇了解灾情,直接来到村南的芦苇丛中,只见每株芦苇上爬满了蝗虫,就像成熟的稻粒,压弯了一株株芦苇。许多公蝗搂抱着母蝗,双双对对恋爱不绝,咀嚼芦叶沙沙声响,不绝于耳。

“这么多的蝗虫,可不得

了!”刘区长大吃一惊,让我速去前沙坝村办公室打电话,急令区农机局、区联社等部门领导带着农机、农药、技术人员和高疃镇在家的机关干部、附近村的群众前来灭蝗。

蝗灾就是险情,就是命令。半个小时后,高疃镇党委于书记、区农机局邢局长等拉着机器、农药和人员陆续赶到,前沙坝、东宋洲、西宋洲、曲家、邢家等村的干部群众也背着喷雾器赶来。我们立即划分了东西南北4个组,安排专人观察指挥,挑水拌药,从四面八方喷药,围歼蝗虫。只见喷雾机、喷雾器合力上阵,药落如雨,打得蝗虫纷纷落地。到中午12点多钟,全部消灭了芦苇荡里的蝗虫。

但是,有些蝗虫却就近飞到附近村的麦田里、山坡上,又在啃食玉米幼苗。我们顾不上吃午饭,忍着饥饿,齐心协力,一鼓作气,把零星的蝗虫



消灭干净。到下午3点,灭蝗围歼战圆满结束。

老人们说,过去人们最怕蝗灾。蝗虫的繁殖力极强,不用几天,少数蝗虫就能形成军团。遮天蔽日,防不胜防,飞落在哪里,哪里的庄稼、绿草和

树叶就会被一扫而光。我想,如果福山区不及时歼灭这些蝗虫,很可能会殃及胶东半岛、全省、全国乃至东北亚地区。

这次蝗虫围歼战,虽然年深岁久,但至今历历在目。